

赞美我的父亲

家和中心
张守珍

举起，颤抖的手
小心翼翼地触摸，近在咫尺的父亲节
这是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子欲养而亲不待

病魔，早已将佝偻弯曲的身影

从我的心里抹去

老屋墙角边，那把木柄的锄头、镰刀

也早已锈迹斑斑

可是，有些记忆

又好像父亲用那把锄头、镰刀

一辈子早出晚归

在他熟悉的几亩地里，种种收收

烈日，寒风，风雨蚕食着他的青春

使他一天天变老

汗水泪水养育子女长大

他，一辈子劳累辛苦

福，好像和他无缘，从来不眷顾他

晚上，我又睡在那个土炕上

这是父亲睡过的土炕

我也睡过，我睡在童年的梦里

我又梦着，坐在父亲的肩上

我只是轻轻一想，手就碰上天堂

——父亲灵魂永居的地方

我不想醒，或者希望

梦，永远不要结束

尽管，天总是要亮

我的梦也总是要醒

煤油灯的半截灯芯，去寻找

父亲守候的牛棚，去听

牛犊出生后的啼叫

啊，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我怎能安睡？

就在这样的夜里

我总是把脸颊，那行

冰凉的泪滴，悄悄带进梦里

带进父亲那熟悉的期盼里……

父亲，你健在时

我，想到您，伺候您，很少很少

我愧疚，每到父亲节，我更愧疚

父亲，祝您在天堂安康

桃之乡情



在夏天的路口，突然就看见了
她。红着脸颊，浅浅地笑着，猝然间，
把一股乡情从心头勾起，就像在步履
匆匆的大街上，与满脸红晕的乡下表
妹迎面相遇。

桃子，圆圆的、青青的、羞羞的、涩

湿的桃子，就在路边的两只柳条筐里，
朝我张望，似要喊出声来，似要从柳条
筐里蹦出来，迫切的样子。

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在她们的
娇羞面前蹲下身子，把几个最水灵、
最诱人、最红润、最急不可耐的乡情带

回家。

几只桃子，虽比不上案头那盘荔
枝的高贵，那碟梅子的娇嫩，却散发着
青青的却又浓浓的乡情，让我喜，让我
爱。

被城市的森林湮没了脚步与身
影，一次次错过看桃花的季节。想起
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在满山坡的桃
红里徜徉，迷了眼，醉了心，醺得脚步
踉跄，撩起诗意飞扬。想起桃树下的
殷殷盛情：“过些日子来吃桃啊。”一
定一定的回答变成了遥遥无期寥寥无
音。

水里洗着桃，又想起更远的儿
时。打草砍柴的间隙，一伸手，就可在
绿叶掩映的枝头摘下两颗野桃，或在
衣角蹭上两蹭，擦去面上的绒毛，或在
溪头塘畔稍作搓洗，然后就让一张小

嘴嘎叽嘎叽地嚼着酸酸甜甜的六月。

故乡的村落里，屋前房后，总有三
两棵桃树。花自开，果自结，谁也不把
她们看重，却生命力旺盛。年年花开
美乡村，岁岁结果奉堂前，像极乡间生
长的女子，散落寻常百姓家。

华夏大地，民风淳朴。桃子成熟
的季节，你若正打庄中行走，哪怕你是
偶行的过客，也满可敞开你的肚皮大
饱桃之美味，一个“谢”字就是你要付
出的最好价钱。要是你正好路过一处
桃园，那你可得准备好物件，好带走塞
了你满怀的、又大又红馥郁的乡情。

现在，这走入城市的乡情，就端放
在我的面前。拿起一颗最大最红润
的，轻轻地咬一口。哦，故乡的味道，
如此的脆、如此的甜、如此的美，从唇
齿，到喉嚨，直润心田。

方 华

栀子花开

唐诗人王建有首《雨过山村》：“雨
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
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那
天去乡下，未进农家院，便已嗅到一缕
绵浓的芳香——是熟悉的栀子花的香
味。果然，院中正有一棵栀子蓬勃开
放，满枝头的白花炫目耀人。

朋友见我久在栀子前盘亘，便摘
了十几朵洁白的花儿送我。满心欢喜
地带回家，养在水中，满屋飘散着栀子
的香气，令人神清气爽。

在乡下，有两种花，人们喜欢佩戴
在身上。一种是木兰，一种即是栀
子。因为这两种花的香气十分浓郁。
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木兰花香气
有点娇贵的成分，而栀子的香味才是
平民的味道。

初夏，栀子花开的季节，若你正行
走在南方的乡村山野，村陌巷舍间，可
时常遇见那些佩戴栀子的女子。上年
龄的，喜欢将栀子别在对襟褂的前胸，
小媳妇大姑娘欢喜将栀子斜插鬓角乌
发，而小女孩则爱将栀子扎在麻花辮
梢。

小时候在乡下，未见过哪户人家
养花草。是觉得矫情，还是在解决温

饱之外难以顾及逸致闲情？但大多数
人家还是喜欢在房前院后养一两株栀
子。

过去，农家屋前都有一个垒砌的
土台，用来晒酱晾菜。记得我家的栀
子就栽在土台边，郁葱茁壮的一棵。
春末夏初，栀子花开，母亲每日摘下
一些，或是夹在床头的蚊帐上，或是放
置案头，三间简陋的农舍便盈满香气。

妹妹的辮梢上，往往是含苞欲放
的两朵。一跑动起来，两条辮子摆动
跳跃，仿佛两只小蝴蝶在脑后飞舞。
母亲也喜欢将一两朵硕大的栀子别在
发间或胸口，她忙忙碌碌地走过我们
的身边时，总是拂过那缕特别的香
味。这缕香味是栀子又有别于栀子，
几十年来一直存储在我的记忆里。

现在想来，为什么这么喜欢栀子
的香味？怕是这香气对于我来说，就
是乡情的味道，亲情的味道，母亲的味
道吧。

杜甫的《栀子》诗云：“栀子比众
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
相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
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对于我来
说，是没有什么花朵能替代栀子在我



童年里的记忆了。

乡间普通的栀子，其实也有过显
贵的岁月。因为栀子可以提取黄色的
颜料，在古代，皇家衣着的富贵黄，就
是用它浸染。只是后来有了替代，才
回到民间。所以杜甫诗中言“于身色
有用”。

岂止是香有味、色有用，栀子花还
可入肴。幼时，就吃过母亲用栀子花
炒韭菜、凉拌栀子花、栀子蛋花汤。只
是现在已回味不出当初的味道，就像

离我愈来愈远的故乡的模样。

十年前，流行一首歌曲《栀子花
开》，虽然歌是唱给即将分手离开校园
的同学们，但其中的歌词一直令我难
以忘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
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
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
子花开啊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
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
纯纯的爱……”